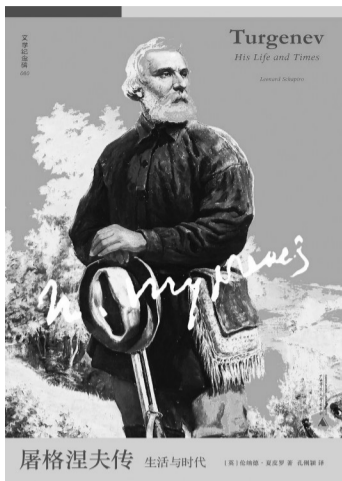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只能敲开友谊之门,却无法完全打通他们性格上的壁垒

『俄国文学三巨头』的相爱相杀

□付杰



《屠格涅夫传：生活与时代》
[英] 伦纳德·夏皮罗 著 孔俐颖 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5年9月

作为“俄罗斯语言的巨匠”，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为“俄国文学三巨头”，对于这样一位重量级作家，显然会有不少人难以抵制为其树碑立传的诱惑，英国学者伦纳德·夏皮罗的《屠格涅夫传：生活与时代》是一部讲述屠格涅夫人生历程的传记佳作，详细呈现了这位俄国文豪的成长轨迹、情感生活、文学创作、政治观念等多个面向。此外，书中还提及了屠格涅夫与其他作家、思想家的恩怨，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，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。

屠格涅夫生活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这段时期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，也是欧洲文学灿烂勃发的年代。他热爱欧洲文化，年轻时便在德国、意大利等国家求学、游历，后来更是长期定居法国。在俄国的皮囊下，屠格涅夫拥有一颗欧洲的心灵，他与许多欧洲著名作家广泛交游，比如福楼拜、乔治·桑、左拉、都德、亨利·詹姆斯等。

尽管长居西欧，屠格涅夫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大地，他的小说书写的始终都是俄国人民。而且，在地理距离和文化语境的放大下，他的观察反而更加清醒和冷静。当然，他与俄国文学圈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，值得一提的人物有很多，比如果戈理、别林斯基、冈察洛夫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，无疑是他与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。

屠格涅夫与不少同时代的俄国人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，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，却又动辄因种种因素口诛笔伐，将“文人相轻”这一传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说他与赫尔岑、巴枯宁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分歧主要在于政治观念，他与托尔斯泰的分歧则主要是性格方面。屠格涅夫比托尔斯泰大了十岁，更早地建立了文坛名声，他十分欣赏后者的《童年》《青年》等早期作品，后者亦高度评价这位文学前辈。

1855年11月，两人见面了，尽管谈笑风生，但“从一开始他们不同的性格就预示着未来的分道扬镳”。书中提到，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了实话——他不喜欢屠格涅夫，而屠格涅夫在1859年给友人的信中也说道：“我们被创造在截然相反的两极。如果我吃了一口汤，觉得味道不错，那么我肯定知道托尔斯泰会觉得这难以咽下，反之亦然。”

两人的共同点似乎只有文学，但文学只能敲开友谊之门，却无法完全打通他们性格上的壁垒。虽然定期通信，并试图克服性格上的对立，他们这段关系仍然只能用“爱恨交加，时断时续”来形容。1861年5月，两人在争吵中彻底翻脸，之后便是长达十七年的绝交，直至1878年才迎来和解。

哪怕与托尔斯泰决裂了，在后著者写出《哥萨克人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多部巅峰之作后，屠格涅夫坚定认为他就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，身处欧洲时，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介包括他在内的俄国作家的作品。而在两人决裂前与和解后，他数次劝告托尔斯泰不要荒废其文学天赋，要“以文学为志业”，创作出伟大的作品，展现了一位作家应有的胸襟和眼界。

相比于托尔斯泰，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集要少很多，但两人的对立则有之而无不及，甚至到了相互怨憎的程度。一个广为人知的事情是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群魔》中塑造了卡尔马津诺夫这个人物，对屠格涅夫“极尽讽刺，彻底宣泄了这种憎恶”。1845年底两人正式会面，起始似乎并没有交恶的迹象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还称赞对方道：“一个诗人、天才、贵族，仪表堂堂，家境殷实，聪慧过人，很有教养……最重要的是，他品格高尚，真诚坦率，与人为善。”

然而没过多久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屠格涅夫展开了攻击。六十年代初短暂的和解后，1867年屠格涅夫发表了长篇小说《烟》，将两人引向了彻底的决裂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信将自己的厌恶之情一股脑地倾吐了出来：“作为私交，我原先也并不喜欢这个人。最可恶的是我六七年还在威斯巴登借了他五十个银马克（至今未还）。我也讨厌他那种带有贵族气派的丑角般的拥抱，他张开双臂迎上来接吻，可是却把自己的面颊伸给您。”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攻击，屠格涅夫针锋相对，之后两人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更是多次笔诛墨伐。

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庭出身、个人性格、文学理念上都有不小的差异，不过两人失和的根本原因还不在此，夏皮罗一语中的：“这场争吵的实质是根植于俄国人长期以来的观点分歧，即俄国究竟是欧洲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抑或是拥有独立命运的独立民族”；也即，这是西欧派与斯拉夫派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的冲突，而屠格涅夫属于前者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后者。在同一封书信中，陀思妥耶夫斯基阐述了屠格涅夫的观点：“在德国人面前我们应该甘拜下风；存在着一条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共同的、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——这就是文明；强调俄国精神和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。”而这恰恰是他这个激进的斯拉夫派所强烈反对的。他还讥讽屠格涅夫应当买一副望远镜，这样身处德国的他才能把俄国观察清楚，这显然刺痛了久居国外的屠格涅夫。

与托尔斯泰不同，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观念上具有不可调和的分歧，而且两人始终没有实现和解。不过，他们还是用行动表明了一定程度的欣赏：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，屠格涅夫捐钱为其建造纪念碑，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孩子的推荐书单里，除了普希金、果戈理、冈察洛夫、托尔斯泰，屠格涅夫亦名列其中。

1883年夏天，屠格涅夫病情加剧，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，他直言不讳地说“我命不久矣”；9月3日，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与世长辞。不管当时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吵多么激烈、分歧多么严重，如今这些都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趣事，也是文学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谈资。更重要的是，三位文学巨擘不仅“齐心协力”将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推升至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，还为人类世界留下了异常厚重的精神遗产，丰富了无数读者的心灵世界。

生活本就是由无数零碎瞬间拼凑而成，零散的文字排布，反倒是对日常最忠实的复刻

重新定义日常的『闪闪发光』

□张无极



《闪闪发光的日子》
陶立夏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26年4月

短视频割裂专注力的当下，随笔写作正陷入两极分化的困局：一部分随笔沦为堆砌情绪的心灵鸡汤，靠空洞的治愈话术收割读者；另一类刻意堆砌文史典故，强行拔高思想深度，反倒脱离普通人的真实生活。就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中，陶立夏携新作《闪闪发光的日子》走入大众视野，这本耗时经年整理而成的生活自选集，摒弃流行写作套路，以阅读、行路、居家细碎为笔墨落点，将散落于岁月缝隙的片刻暖意收拢成册。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没有振聋发聩的人生哲理，却凭借对日常精微的捕捉，在同质化的都市散文浪潮中站稳脚跟，成为审视当代都市人精神处境的一面温柔棱镜。

纵观陶立夏过往的创作谱系，从早年《分开旅行》的漂泊感悟，到《练习一个人》对独居状态的初次探索，她的文字始终锚定都市女性的精神境遇，而《闪闪发光的日子》完成了一次创作观念的成熟转向。如果说从前的作品还带着青年时期对远方、浪漫的刻意追寻，这本新书则褪去了文艺写作常见的浪漫滤镜，视线彻底回归烟火人间。全书内容大致划分成三个方面：异乡旅途的风物见闻、书房灯下的读书随笔、居家日常的细碎记录，三大板块彼此穿插，打破时间与空间的边界，在碎片化的行文里构筑起独属于作者的精神领地。陶立夏常年兼顾文学翻译工作，译介过《夜航西飞》《安尼尔的鬼魂》等诸多外文经典，长期浸润域外文学的经历，潜移默化改造了她的语感与观察视角。不同于本土随笔作者习惯的浓烈抒情，她的文字带着翻译文学特有的克制疏离，寥寥数笔勾勒风物，克制抒发内心情绪，留白多于赘述，冷静胜过煽情，这也是《闪闪发光的日子》区别于市面同类治愈随笔的特质。

书名本身便是整本书的精神内核，陶立夏重新定义了“闪闪发光”的释义，剥离世俗认知里功成名就、人生顺遂的高光意象，把光亮安置在一餐一饭、一次短途出行、深夜翻书的片刻安宁之中。在她的书写里，晨光落在窗台、雨后街边的落叶、异国街角偶遇的旧书店、烹煮茶饮的细碎瞬间，统统化作庸常生活里的星光。这种认知，精准戳中当代

都市群体的精神痛点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，内卷与精神内耗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常态，多数人困在通勤、工作的循环里，默认平淡等同于乏味，执着于奔赴宏大的理想与遥不可及的远方，从而忽略身边唾手可得的美好。

陶立夏以亲身经历给出另一种生存范本：幸福不必向外求索，向内安顿，便能在平淡日常发掘专属光亮。她从不刻意劝说读者放下焦虑，只是平铺直叙自己的生活状态，用日复一日的阅读与独处证明，安稳度日同样是珍贵的人生收获，润物无声的文字力量，远比口号式的心灵劝导更有说服力。

全书图文共生的装帧设计，是作者创作思路的具象延伸。书中配图全部出自陶立夏本人实拍，照片不再是依附文字的附属点缀，而是与散文平行的另一重叙事。作者行走多国拍下的风物影像，搭配彼时写下的随笔感悟，场景与心境相互印证，读者在翻阅图片的同时，更能读懂文字背后的心境变迁。这份创作上的用心，源自陶立夏一贯严谨的创作态度，无论是原创散文还是外文译作，她向来拒绝粗制滥造，愿意耗费大量时间打磨细节，这份坚守在浮躁的图书市场显得尤为难得。

放在女性写作的脉络里审视，陶立夏的书写走出了两条极端误区：既不落入激进女性写作里控诉现实、宣泄苦难的悲情叙事，也不流于消费主义包装下精致人设式的网红随笔。她的女性视角落脚于个体生存，聚焦现代女性如何在婚姻、工作、社交之外，守住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。书中多处谈及独处的意义，在人人惧怕孤独、拼命融入社交圈层的时代，陶立夏坦然享受孤独度日，把独处的时间交付阅读与创作。

当然，作为一部生活化自选集，《闪闪发光的日子》同样存在随笔文体与生俱来的局限。部分篇幅依托瞬时灵感落笔，篇幅短小，零散化的随笔体例，导致全书难以形成完整连贯的主线，碎片化的叙事排布，对偏爱厚重叙事、系统性思辨内容的读者而言略显单薄。但换个角度来看，碎片化恰恰契合本书的创作初心，生活本就是由无数零碎瞬间拼凑而成，零散的文字排布，反倒是对日常最忠实的复刻。这些算不上缺憾的细节，保留了文字最本真的烟火气，避开过度雕琢带来的匠气，让整部作品始终保有随性自然的书写质感。

身处一个不断催促人们追赶高光、追求速成的时代，太多人被功利化的价值观念裹挟，困在无尽的攀比与焦虑之中。陶立夏的《闪闪发光的日子》更像一剂温和的缓释药剂，不强行治愈困顿，只是缓慢引导读者调整看待生活的目光。作者以数十年读写人生佐证，寻常日子从不是黯淡无光，只是世人缺少俯身观察的耐心。从早年漂泊远行，到如今安于书桌与厨房，陶立夏的创作之路，也是一代人心态变迁的缩影。她从追逐远方的写作者，慢慢变成扎根日常的生活观察者，文字褪去年少的漂泊感，沉淀出历经世事的从容通透。

新书锐评

无极书话